

※何定生教授紀念專輯※

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

楊晉龍* 編

廿載傳經口卒瘞，寂寞身後其誰知？

清朝宣統三年（辛亥，1911） 先生一歲

四月，二十二日先生出生於廣東揭陽市榕城西門何家祠。母何邱氏。父何子因，又名紹棠、簡秋、孟雄，晚清秀才，同盟會員。曾任揭陽縣保衛團總局局長、高雷鎮守使署秘書。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1912） 先生二歲

元月，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為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

民國十五年（丙寅，1926） 先生十六歲

十月，傅斯年先生（下稱傅先生）應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暨國文系、史學系主任。

今年，先生考入廣州中山大學國文系，從學於傅先生、魯迅等。

民國十六年（丁卯，1927） 先生十七歲

四月，顧頡剛先生（下稱顧先生）應聘為廣州中山大學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十月，先生選修顧先生「書目指南」、「上古史」、「尚書研究」、「詩經」等課，與同系一年級學弟陳槃先生同班。

* 楊晉龍，本所副研究員。

民國十七年（戊辰，1928） 先生十八歲

三月，信函：八日先生發函請教顧先生《山海經》事，該信顧先生加「按語」後，刊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1集第20期。

論文：〈山海經成書之年代〉，《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1集第20期。

四月，十四日先生第一次至顧先生家拜謁。

五月，信函：先生去函請教顧先生論古代文法事，該信顧先生加「按語」後，刊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3集第30期。

論文：〈漢以前的文法研究〉，《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3集第31期。

六月，論文：〈漢以前的文法研究（續）〉，《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3集第32期。

信函：〈致顧頤剛先生〉，《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3集第32期。

論文：〈漢以前的文法研究（續）〉，《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3集第33期。

信函：〈致余永梁〉，《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3集第33期。

信函：六月一日先生以為《尚書·盤庚》出於西周，故發函顧先生商榷其出於西周與東周間之論。（顧潮編：《顧頤剛年譜》，下稱《年譜》）

七月，論文：〈詩經之在今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先生自寫〈簡歷〉，下稱〈簡歷〉）

信函：九日先生發函確認顧先生《尚書·盤庚》出西周與東周間之論較是。（《年譜》）

信函：〈致余永梁〉，《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4集第39期。

七月，三日據顧先生《日記》，先生第二次謁顧先生並長談，爾後則經常拜謁，或談學問、或用餐、或同遊看戲、或通信等等。（下文涉及先生與顧先生來往諸事，多據顧先生《日記》為言）

八月，信函：〈致顧頡剛先生〉，《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4集第40期。

十月，論文：〈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專號）第5集第49、50、51期合刊。
顧先生十一月六號《日記》云：「定生之《尚書文法研究專號》今日出版，此自有研究所以來之第一篇成績也！」

信函：〈致顧頡剛先生〉，《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5集第49、50、51期合刊。

二十一日胡適之先生稱先生〈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方法細緻，是篇很有價值的文章。胡先生云：「今天看見兩篇很有價值的文章。(1)孫佳訊的〈鏡花緣補考〉，很可修正我的引論的一些小錯誤。……(2)何定生的〈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49-51）。何君是顧頡剛的學生，方法很細緻。他的結論如下：……他只認西周的正確作品只有〈大誥〉，東周的正確作品只有〈費誓〉、〈秦誓〉，其餘都是湊上去的。何君有〈漢以前的文法研究〉一文，見《週刊》第31-33期，〈尚書文法〉一篇乃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變為長篇。」（《胡適日記全集》第5冊）

十一月，信函：〈答衛聚賢先生〉，《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5集第53、54期合刊。

十一月，三十日先生偕三姊何峻機女士首次拜訪顧先生。

本月，因先生《尚書》文法論文之優異表現，顧先生極力向學校爭取獎學金，後雖獲通過，然忌者風言四起，先生亦因而難安於位。

十二月，顧先生接任傅先生辭卸之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主任之職。

十六日先生奉顧先生命代作〈研究所年報序〉。

民國十八年（己巳，1929） 先生十九歲

元月，四日先生首次陪顧先生看戲，為女京班碧艷芳《天女散花》、汪鳴廬《南洋關》。

二月，先生退學。二十四日隨顧先生抵香港，二十六日乘船北上。

三月，一日先生陪侍顧先生抵上海，顧先生攜先生拜訪鄭振鐸、周予同、葉聖陶、徐調孚、胡適、梁實秋等諸先生。

- 三日顧先生攜先生赴宴，見徐中舒、陸侃如與馮沅君夫婦。
- 六日先生陪侍顧先生到杭州。
- 十四日先生陪侍顧先生到蘇州。
- 三十一日顧先生攜先生訪徐旭生，回飯店晤斯文赫定，先生太過勞累致在客廳癱瘓症發作。
- 四月，二十五日顧先生鼓勵先生備至，囑先生「勿消極」。
- 二十九日先生陪侍顧先生離開蘇州北上。
- 五月，一日先生陪侍顧先生抵達北平。（以上行程據《年譜》）
- 四日顧先生攜先生赴邀宴，見郭紹虞、朱自清、俞平伯等。
- 六日顧先生攜先生拜訪趙元任先生。
- 六月，二十四日顧先生攜先生拜訪傅先生、董作賓先生。
- 七月，信函：〈致楊筠如〉，《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8集第91期合刊。
- 八月，專書：《詩的聽入》（北京：樸社）。
- 編輯：奉顧先生命編成《元雜劇選》十二萬字，後佚失。顧先生八月二十九號《日記》云：「六年前，王雲五先生交我《元曲選》一部，囑作曲選，久無暇為之。此次在平，請定生代為之，今日取其稿看，錯誤甚多，一一為之改正，恐未盡也。此書共十二萬字。」
- 九月，編著：《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及其他》（北京：樸社）。
- 論文：〈關於詩經通論及詩的起興〉，《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9集第97期。
- 十月，先生因出版《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及其他》不獲顧先生諒解，於是隨三姊何峻機女士回廣州。顧先生十月三號《日記》云：「定生出了一冊《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案：即《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及其他》），趁予在蘇時印成。此次予來，見之大駭，恐小人藉此挑撥，或造謠言，即請樸社停止發行，且函告適之先生，請其勿疑及我。」
- 十二月，二十六日顧先生發長信給在廣州的先生，鼓勵先生繼續學術研究的道路。
- 今年，論文：〈讀《論衡》〉，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簡歷〉）

民國十九年（庚午，1930） 先生二十歲

二月，先生在北京，十六日顧先生親至先生處。

四月，二十一日顧先生《日記》云：「前年在粵，光明、定生、毅卿，都是最好的學生，於學術上甚有希望者。過了一年多，定生墮入愛河了，毅卿要革命了，光明又以孟真之壓逼而失去學問之樂了。」

七月，九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十月，二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民國二十年（辛未，1931） 先生二十一歲

元月，二十九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二月，先生在北京，九日顧先生親至先生處並長談。

三月，二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七月，七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十九日顧先生親至先生處，未遇。

八月，十七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九月，四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十月，九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十一日先生赴顧先生之宴，同席者有：陳槃先生、羅根澤等。

十一月，論文：〈關於詩經通論〉，《古史辨》第3冊（北京：樸社）。

論文：〈詩經之在今日〉，《古史辨》第3冊。

論文：〈關於詩的起興〉，《古史辨》第3冊下編。

三十日先生偕三姊謁顧先生並長談。

十二月，二十日先生偕三姊及陳遠生謁顧先生並長談。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1932） 先生二十二歲

元月，先生在北京，十日先生謁顧先生並長談。顧先生《日記》云：「定生勸予接受唯物史觀。」

十五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六月，十四日先生偕三姊謁顧先生。

九月，二十一日先生謁顧先生，長談，後先生三姊亦來。

十月，三日顧先生約先生長談。

十二月，三十一日顧先生《日記》記載其分析當時學者之學術專業，先生專業在《論衡》。《詩經》則顧先生、張壽林、鄭振鐸。《春秋左傳》為陳槃先生與張西堂。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1933） 先生二十三歲

五月，二十三日先生偕三姊、鄧（樂華）女士謁顧先生。

十二月，六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1934） 先生二十四歲

二月，十一日先生謁顧先生，顧先生邀同遊朗潤園，並送先生乘車。

十二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二十五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三月，五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十九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七月，二十七日先生應顧先生之邀參加「通俗讀書會」，與會者另有：徐旭生、范文瀾、謝國楨等。顧先生《日記》云：「是為讀物社正式成立之第一幕。」

八月，三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1935） 先生二十五歲

四月，十二日顧先生《日記》「自二十四年七月至二十五年六月希望出版之書」列有先生《元雜劇選》（亞東圖書館印）一條。

二十一日顧先生發信給先生。

五月，十二日顧先生親訪先生，未晤面。

六月，八日顧先生親至先生處，與談時事。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1936） 先生二十六歲

十二月，二十八日先生偕鄧樂華女士至燕京大學拜謁顧先生，顧先生在「長順和餐廳」宴請先生與鄧女士，並同遊燕京大學校園及蔚秀園，後又送先生與鄧女士至車站。

今年，先生在齊魯大學就讀。顧先生《日記》（1979年10月9日）云：「我在燕

大時，定生曾偕其夫人來訪，知其肄業齊魯大學。」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1937） 先生二十七歲

元月，三日先生偕鄧樂華女士謁顧先生，共餐；餐後，顧先生與先生長談。

五月，二十四日先生謁顧先生。顧先生《日記》云：「何定生來訪問予生活思想甚久，備報告中央。」

六月，五日先生偕鄧樂華女士謁顧先生。

十二日先生偕鄧樂華女士及張蓮塘、何梅志女士謁顧先生。

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全面對日抗戰開始。

二十八日北平失守，日軍占領北平城。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1938） 先生二十八歲

今年，先生入燕京大學歷史系就讀。據先生向弟子曾志雄學長及家人口述：先生與專修西洋史之何炳棣先生同寢室，每於夜中熄燈後，以中西歷史相互切磋詰難，以勝對方為樂。（〈簡歷〉、〈訪問稿〉）

民國三十年（辛巳，1941） 先生三十一歲

今年，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獲文學士學位。續入研究院歷史部就讀。（〈簡歷〉）

今年，先生以〈宣統政紀考證〉榮獲哈佛燕京學社獎金，擬刊於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簡歷〉）

民國三十四年（乙酉，1945） 先生三十五歲

八月，日本投降，抗戰結束。

九月，一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四川重慶成立，陳儀為行政長官。

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代表在臺北中山堂接受日本投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同日在臺灣正式運作。

今年，先生獲聘為山東濟南齊魯中學教務主任。（〈訪問稿〉）

民國三十五年（丙戌，1946） 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先生獲聘為山東濟南齊魯大學史地系講師，教授英文。（〈簡歷〉、〈訪問稿〉）

九月，先生獲聘為河北監察使署李嗣璫監察使常務祕書。（〈簡歷〉、〈訪問稿〉）

今年，譯著：〈國際新辭〉，天津《益世報·國際週刊》。（〈簡歷〉）

今年，譯著：〈大戰故事〉，天津《益世報·國際週刊》。（〈簡歷〉）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1947） 先生三十七歲

二月，二二八事件發生，全臺動盪。

三月，八日劉雨卿率國軍二十一師從基隆與高雄兩地登岸，展開全臺鎮壓。

五月，十六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廢除，臺灣省政府成立，魏道明為省主席。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1948） 先生三十八歲

三月，二十九日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選出蔣中正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

今年，先生與夫人王淑儀女士結婚。因先生燕京大學同學王美蘭女士之帶領，在北平寬街小群聚會所受浸為基督徒。（〈訪問稿〉）

七月，先生與夫人至臺灣，先生獲聘為臺灣省林務管理局李順卿局長祕書。（〈簡歷〉、〈訪問稿〉）

民國三十八年（己丑，1949） 先生三十九歲

元月，十日傅斯年先生接任臺灣大學校長。

二十一日總統蔣中正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

八月，先生獲聘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簡歷〉）

長子光慈生。淡江大學化學系畢業，臺北市長安國中教師退休，今在美國德州 Plano 召會全時間服務，育有一子一女。（〈訪問稿〉）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十一月，二日先生遺存「日記」自今日始，至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止。本日「日記」云：「晚參加看書聚會歸來途中為二人傳福音，都是說福建話（或臺灣話）的。雖然彼此言語不甚通曉，但我已能反復告以信耶穌有平安，並以手作勢幫助說明。」（以下先生事及引言多以「日記」為據）

十一月，五日（星期六）細雨濛濛，先生舉家搬入臺灣大學教職員宿舍。（臺北市和平東路 230 巷教職員宿舍左 7 號）

十日先生辦妥臺灣省林務管理局離職手續。

十六日晚上先生謁傅先生，巧遇郝更生。

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中央政府設於臺北市。

民國三十九年（庚寅，1950） 先生四十歲

元月，三日十一時先生謁傅先生，報告信仰基督與教會事，後及教學事，先生遂發揮孟子心學之說，以為帶有宗教意味，舉「充實之謂美」一章為富於宗教氣息之證。傅先生謂孟子受墨子影響，並肯定儒家思想亦為一種宗教，並贈先生《新約新譯》一冊。先生大受鼓舞，歸家即開始為傅先生禱告。

二月，十六日先生拜訪沈剛伯先生，相談一小時，因及信仰諸事，故離開時沈先生稱先生為「有道之士」。先生稱沈先生「思想很細密，所發問題，均極扼要，真積學之士也」。唯以無法回答沈先生有關八世紀時「偶像的爭論」一事，甚感慚愧。

三月，一日蔣中正在臺北復視總統事。

二日先生至臺大圖書館借書閱書，發現中文書殊少，甚為失望，乃閱一九四六年美國印刷的《大英百科全書》。

三日晚先生謁傅先生，報告近況。

四月，七日先生閱《荀子·性惡篇》，以為「並不精」。

十二日先生閱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謂馮氏知孟子「頗有神祕主義之傾向」，而不知與宇宙論相連為言。

五月，五日先生因屈萬里先生嘗言讀過《聖經》，且問及信仰與《創世紀》的問題，故今日思往談論，因身體不舒服未果往。

十七日，先生出席由校長主持的「大一國文課程會」，決定下學期仍講授《孟子》及《史記》。

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校長逝世，由教務長沈剛伯先生代理校長。

二十一日先生晨間驚聞傅先生過世，知遇之感頓時盈胸，至靈堂痛哭失聲，賴王叔岷老師之牽扶方能立。

長女念貽生。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電科畢業，今定居美國紐澤西州，於報社

擔任會計，育有一女。（〈訪問稿〉）

民國四十年（辛卯，1951） 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錢思亮先生接任臺灣大學校長。

四月，顧先生《讀書筆記·何定生論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一條，引述先生〈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從前的《尚書》問題，係以今古文為討論的基點。然今古文已不成為問題矣，則移其爭點於今文的自身，如〈虞·夏書〉之真假是。……從〈夏書〉剝起，而至於〈商書〉或竟至於西周書，其痕跡宛然。這種有趣的事情，豈是偶然」之論後，云：「這話也未免說得早。偽《古文尚書》的問題固然解決，但〈虞·夏書〉的真假還當在討論階段而不是決定階段。至〈商·周書〉的決定，現在最好的工具固然是文法，但文法以外也尚有許多條件，現在不易取得，故〈商·周書〉的討論只是一個起點。惟定生指出的路則是正確的。定生久不通信，不知已到哪裡去？渠有美材而不能自珍，二十年來不聞有所成就，可惜極了。」

民國四十二年（癸巳，1953） 先生四十三歲

九月，書評：〈「詩經釋義」評介〉，《學術季刊》第2卷第1期。

民國四十三年（甲午，1954） 先生四十四歲

八月，先生升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簡歷〉）

民國四十四年（乙未，1955） 先生四十五歲

今年，先生自香港接三姊到臺灣。（〈訪問稿〉）

民國四十五年（丙申，1956） 先生四十六歲

今年，先生接三姊夫抵臺灣，遂與其姊至臺南定居。兩人退休後，已返回廣東家鄉。（〈訪問稿〉）

民國四十八年（己亥，1959） 先生四十九歲

二月，一日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長科會）成立。

四月，論文：〈六經與孔子的關係〉，臺北《中央日報》二十八日第三版。

九月，次男光久 (Kuangchiu Joseph Ho) 生。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工系學士，美國新墨西哥州大學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生化學博士，今為該校生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Biology) 教授兼系主任。（〈訪問稿〉）

民國五十年（辛丑，1961） 先生五十一歲

三月，十日先生為論文寫作而苦。云：「近年來執筆作文，擬題不下數十個，而無一當意，綴文不下十章矣，而無一成篇，旋作旋棄，旋寫旋改，必至不成文而後已，直至精神疲憊，不能不擲筆喪志，悄然而慙，直至掩面哭泣。自謂已失去智能，成廢物也。……皆庸人自擾，……如實出之，作為生活一經歷也。」

民國五十一年（壬寅，1962） 先生五十二歲

九月，十日先生寫作論文受阻。云：「為孔子之『學』與『學』字諸書之歧義所苦。故文章又擱淺不能寫下。」

十月，一日先生續作論文。云：「孔子之『學』的問題，已然想通。所不能完全釋然者，則文筆之安排尚有問題。」

民國五十二年（癸卯，1963） 先生五十三歲

二月，二日先生完成論文一篇。云：「今日成孔子言學義『讀書篇』第一章。究『讀書』一語源委，頗自謂發前人所未言，心殊自慰，恨孟真師、胡適之先生不及見耳！」

三日先生參加孔孟學會在國立中央圖書館講堂舉行的第二次「論語研究會」，程天放為主席，陳大齊教授講〈里仁篇〉「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章。先生曰：「大意謂『觀過』應作『自觀無過』，蓋為朱《注》翻案，真不知是什麼頭腦，如此而欲發揚孔孟，亦只見孔孟學之『貧困矣』！陳氏講後起而發表意見者頗多，約皆在五十（？）以上，幾於無一見處，可笑也！……陳大齊方音重，辭亦不流暢，又容色枯虛，亦所謂孔孟之學的象徵歟！」

十一日先生自述寫〈孔子言學義〉有如「玩命」。云：「我寫〈孔子言學

義〉此文，真如俗語所謂『玩命』，寫了三年，有底稿二兼寫，而修改至今，當不足五千字，此猶可說也。最悲慘的乃易稿即一二百次不止，……我由衷相信，這三年來我也老了二十年！……半月來為修改二千字，我已易了不止四十次稿，自看所寫蠅頭細書，真該放聲痛哭。」

四月，一日先生郵寄〈孔子言學篇〉原稿至南港中研院，請陳槃先生審閱。

六月，十九日先生因接陳槃先生之意見，且自覺不夠完善，二個多月來持續修改〈孔子言學篇〉，並反省寫作論文「一再挨迫」，卻「遲遲下筆」，應放鬆精神為之的問題。

九月，論文：〈孔子言學篇〉，《孔孟學報》第6期。

十二月，十一日先生接獲王叔岷老師自新加坡寄來之信，中有閱讀〈孔子言學篇〉之評論：「覃思細裁，匠心獨運，可見其大，所識甚深，一篇可抵人數十篇，洵傑構也。」

民國五十三年（甲辰，1964） 先生五十四歲

八月，二十一日先生擬為文批評瓊瑤《煙雨濛濛》及廣播劇，並論及臺灣文壇；復擬於完成此文後即動手寫「《詩經》今論」，以作五十三學年度《詩經》課程講義。然因精神極不佳，心不寧貼，故不能下筆。

十月，一日先生為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生 Refer. M. Bear（熊培法）上《詩經》課。云：「美國 Refer. M. Bear（華名熊培法）來學《詩經》。伊在美國已修完碩士學位，續攻博士，來華研究文學，攻詩、詞、曲。《詩經》為詩祖，予適在臺大開《詩經》課，故因史學系某教授之介紹，來校旁聽，並至余家專修，今日為第一課。培法現在耶魯大學，嘗聽周法高在耶大所講《詩經》課。」

二十三日先生接受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研究補助合約。云：「臺大送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研究補助合約，（甲方為中研院長王世杰，乙方為本人，乙方證人為錢思亮）並臺大撥款第一期研究補助六千元通知書，日期為十月二十一日。」先生後加「按語」云：「此為第一次接受長期科學會補助。五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追記。」

十二月，十二日先生接獲新加坡王叔岷老師、美國何炳棣先生、美國洪煨蓮先生賀年卡。先生發函南港陳槃先生，詢問劉子健美國地址。

二十四日先生擬訂爾後研究《詩經》之計畫。云：「俟〈從言教觀點看《詩

經》完稿後，我將致力於《詩經辭典》的編纂。今日研究《詩經》工作，皆破碎片段，最好從字義（包括詞彙、成語辭句等）作徹底研究，然後詩可貫通。若做字典編排，從字、詞、片語、成語的關係，以尋求章句的特徵，必可窺詩旨的消息，然後可及詩人的意志也，如此則《詩經》可讀矣。我以為今日研究古書，必能使之現代化——即使現代人可讀，才是有意義的工作。《詩經》乃古典文學的第一部書，我欲為此闢一新途徑，以為拓展之始。」

二十七日擬定研究議題，並接獲王叔岷老師信函。云：「《詩經》研究工作擬題：1.《詩經》字典。2.《詩經》學黎明運動的夭折。3.《詩經》復古解放運動史。」又云：「今日開始作研究工作期中報告書——履行長期科學委員會合約之義務也，預定於年底或年初送出。」又云：「收王叔岷兄自新大來航信，語多質實，孤寂中得此亦彌喜慰。又云在彼亦處境不佳，心情惡劣，聘約滿後，決辭去回台或赴港，又因長男陷大陸，為營救則以在港為便云。」

民國五十四年（乙巳，1965） 先生五十五歲

元月，一日先生完成「長科會」期中報告書初稿。云：「今得《詩經》半年研究報告書稿紙等約三千餘字，預計於下星期二送出。」

八日先生「長科會」報告書成稿。云：「研究工作報告因多次修改騰繕，直至今日始行正式繕就，計三千五百字左右，用六百字稿紙七頁。此即正文底子，名『材料解題』。」

九日先生繳交「長科會」研究報告。又喜今年《詩經》課教學進度超前，云：「授《詩經》已至〈杕杜〉（〈唐風〉）即第一百十九篇。較去歲進度高，依此進度，今年或可授二百篇以上。」

十五日先生至臺灣銀行繳交「臺北市五十四年腳踏車使用牌照稅」，新臺幣壹拾捌元正。

二月，二十四日先生因文思泉湧而大樂。云：「究研論文又寫不下了，易稿不止五十次，而思路閉塞，終日不成一字，悲慚失望，殆瀕絕境！百無聊奈中，取某前所書一稿首讀之，覺當有路可通，因賡續之，而文思澎湃，汨汨然如水之至，心境頓舒，日來陰霾為之一掃，知我靈當不窘塞也，則又樂不可支。」又云：「今日上第二學期的《詩經》第一課。」

四月，十八日先生發現口講優於筆述。云：「對《詩經》問題，覺胸中歷然，如有成竹，但一執筆，渺不成綴，數日一字，但用口宣之，卻又毫無困難。月前從何蝶處借來錄音機一架，錄余所口講有關《詩經》問題二段，全不屬稿卻條理天成，不假修飾，若加謄錄又失原來神氣，此何故爾？」

七月，二十日先生校畢「長科會」研究報告全文。云：「今日研究文全稿打字打完並校畢。惟篇首中英文摘要則才交打，云明晨打出。中文約九百字。英文約六百字，由我自屬稿，經趙麗蓮女教授修改，所易不多，大致她所改處常在語法及用字上，此予我不少英文上的啟示。惟因趙氏不知中國古典文學，故所改亦不極愜。又研究報告全文為四十八葉（九十六面）約四萬字（每頁九百六十字打字費十二元），自信其中頗多為前人所未至的看法，故覺彌足珍貴云。」

十二月，二十三日先生完成〈《詩經》的復古解放問題〉寫作綱要。云：「今日將〈《詩經》的復古解放問題〉的寫作綱領寫出，作為五十五年度『長科會』的半年研究報告，共六頁，約為三千五百字。」

民國五十五年（丙午，1966）先生五十六歲

元月，十日先生親送〈從言教到諫書看《詩經》〉全稿七十一葉（共一百四十一頁）至孔孟學會。

四月，論文：〈從言教到諫書看詩經面貌〉，《孔孟學報》第11期（長科會1964年研究獎助論文）。

六月，三十一日先生完成長科會一九六五年研究獎助論文〈詩經的復古解放問題〉的打字稿。

八月，先生升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九月二十六日接獲聘書）

論文：〈關於《論語》的若干解釋〉，臺北《中央日報》十八日副刊。先生用「更生」筆名發表。云：「今（八）月十八日用『更生』筆名在《中副》發表一文曰：〈關於《論語》的若干解釋〉，專批評林語堂八月一日在《中副》發表之〈論孔子的幽默〉一文中引孔子〈群居終日章〉的『好行小慧』和〈陽貨篇·佛肸篇〉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的解釋而發。林解『小慧』為『小惠』（恩惠），釋『焉能繫而不食』的『繫』為『不吃飯』。吾文約二千四百字，論林

文『小惠』之義的錯誤固無論，即『不食』也不通，因匏瓜只有『被食』的份（或不能吃——即吃不及），決不能解作吃飯，且孔子也不為吃飯致赴中牟也。八月二十九日《中副》又載林氏〈再論孔子通情〉反駁我匏瓜說法，謂為『硬改孔子的話』，語多失態。我又作一文曰〈再論《論語·佛肸章》的匏瓜問題〉，但《中副》不發表，則亦聽之。蓋我為文已曲為言之，此文專申前言，亦無必要也。」

九月，十日先生參加中文系在悅賓樓的宴會。云：「今日與叔岷同車至中正路悅賓樓參加歡迎屈萬里、鄭騫兩夫婦及送楊承祖赴南大宴會。」

十月，二十八日先生接受「長科會」五十六年度研究補助費合約。並出席中文系會議，結論是本學期教授《史記》。

十一月，七日先生感嘆長科會的補助一年不到三萬元，費一年心血，所得還趕不上坊間所謂文藝獎。

民國五十六年（丁未，1967） 先生五十七歲

六月，二十六日先生繳交五十五年「長科會」研究報告論文〈詩經的解釋問題〉，全文（約四萬餘字）及摘要等。云：「此次報告乃竭一月多之力所完成，真『玩兒命』也。謄寫印刷等費約七百元。」又云：「此次稿件，為節省費用，故《詩經》解說論述部分僅辨明〈國風〉一百六十篇，〈二雅〉均未涉及，將來如發表，仍當補入也。」

八月，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擴充改組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

十七日先生接獲臺灣商務印書館考慮出版《詩經今論》之函。云：「今日收到商務印書館編輯部代主任傅宗懋一雙掛號信，略以『奉本館董事長（案：即王雲五）交下八月九日大函云云』請即寄文稿，以便閱讀，『合則簽訂契約』云云。案：七月下旬，曾於某日致函王氏，問及將《詩經今論》之文稿（約十五萬字）是否可藉《人文庫》篇幅發表，至十日無覆書，疑王氏嫌平時簡慢，故不置答，因又作一信詳為解釋，並亦放棄投稿企圖矣。今乃忽收覆書，實出意外，故亦不興奮，亦不欣喜。惟王氏（代編輯主任代言）謂前信『實未收到』，故無論是否屬實，亦已足表示王氏好意，則投稿自仍無妨考慮也。」

十月，二十六日先生請廖蔚卿老師代為出席文學院課程委員會。

三十日先生繳交申請國科會五十七年研究補助文件，申報專題為「《詩經》的樂歌關係的檢討」。今日先生與商務印書館簽訂出書合約，書名「詩經今論」，約十五萬字。

今年，先生因胰臟癌入臺灣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開刀，休病假一學年。（〈訪問稿〉）

民國五十七年（戊申，1968） 先生五十八歲

元月，二十五日先生請廖蔚卿老師代為繳交國科會研究工作半年報告。

三十日為春節，金祥恆先生至先生處拜年並視疾。

二月，十一日先生接獲商務印書館傅宗懋君寄回《詩經今論》原稿。云：「案：農曆年前曾託臺大博士班學生鄭良樹君代表到該館接洽關於《詩經今論》之出版事宜。傅君告知鄭君謂該書須至四月間纔能付印云。」

四月，八日先生致函程元敏老師借書。

十二日程元敏老師送來《皇清經解》本邵懿辰《禮經通論》；莊存與《周官記》、《周官說》等書。

十四日陳槃先生來訪，適先生至聚會處而未晤。程元敏老師告知代為查詢《詩經今論》的出版狀況。

十八日先生接獲中研院中美合作委員會送來之調查卡片，請填寫五十六年七月至五十七年六月研究專題「《詩經》的樂歌關係的檢討」以外的研究專題及計畫內容，並於四月三十日前寄回，先生甚感困惑，不知如何填寫。

五月，十三日先生向國科會提出研究補助專題：「孔子的傳記問題與六經」。

六月，五日先生接獲臺灣大學人事室通知領取教育部頒發的教授證書。

十二日先生寄出《詩經今論》三校稿。云：「今日將《詩經今論》三校稿校畢。因程元敏不預整本校對（曾於六月八日有函邀約，未見復音），故於〈卷頭語〉中將原寫致謝語鉤去。」

專書：《詩經今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八月，十三日先生以水路郵寄《詩經今論》贈新加坡的王叔岷老師。

九月，十四日先生今年上課擬續講《詩經》，擬逐漸完成《詩經今注》稿後出版。國科會一九六七年研究獎助論文〈詩經的樂歌關係的檢討〉，先生以為付《文史哲學報》為佳。

十月，三日先生病假結束後，開講本學期第一次《詩經》課，聽者甚多，至普十三教室容納不下，改至普十二大教室上課，先生甚為欣慰。

六日國科會公布補助名單，先生列名，先生則訝張敬老師、裴溥言老師等未列名。

十八日先生之師趙元任先生抵臺。

二十三日趙元任先生應臺大中文系之邀，在研究圖書館三樓做學術演講，講題是關於翻譯的問題。先生趁機請教若干古音譯的問題。趙先生二十六日離臺赴日本講學，先生當日有課，不克前往送行。

十一月，七日先生繳交國科會五十七年同意研究補助合約。

民國五十八年（己酉，1969） 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二日先生接獲商務印書館通知，《詩經今論》五十七年下半年銷售五五六冊，扣稅後實得版稅為新臺幣九百四十九元九角。

四月，二十日先生因〈詩經的樂歌關係的檢討〉刊登事致函金祥恆先生。云：「今日致一函給金祥恆先生，表示放棄盼〈詩經的樂歌關係的檢討〉一稿在《臺大文史哲學報》發表的幻想，並要求退稿。案：自去歲八月間，我便有言此該稿送《臺大文史哲學報》發表，因令小女念貽將原稿重繕一份（用《文史哲學報》稿紙）。全稿三萬餘字，大約至去歲十一月間繕畢，於是託程元敏君（臺大國文研究所博士班學生）轉送金祥恆君。嗣金君來云稿轉屈萬里先生看過，俟開會後即可決定付印事宜。惟其中似有若干疑問請斟酌云？問何處？曰：如題目『詩經的樂歌關係』云云『的』字是否為『和』字或『與』字之誤？又云：關於資料問題中，尚有若干意見，似應採入等語。我答金先生此篇本科學會所通過，今若欲修改，亦無不可。惟所須加入資料，請即交下，正當補入，或俟校印時在校稿中加入亦可。金先生允諾而去。嗣後多次遇金先生，問事情進行如何，皆謂『未開會』。」

五月，論文：〈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臺大文史哲學報》第18期。

五日先生送五十八年度國科會申請研究補助計畫書，附送的著作為〈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研究專題為：「從儀禮的樂歌分類覘三百篇的原始解題」。

七月，十一日先生憂心難以完成國科會研究計畫，蓋先生五日因病住院，至今已七

日矣。云：「繕寫稿至三、四千字，完成《論語》部全文之主要部分。令小更（案：先生長男小名）將稿送至趙先生處，接洽繕寫事宜。趙先生云尚有為他人繕稿未完，恐不能代寫，時日已迫，僅有半月時間，而全稿尚未完，可怕也。」

二十九日先生繳交國科會研究報告「孔子的傳記問題與六經」，全文四萬餘字。

八月，四日先生接獲商務印書館五十八年上半年版稅，《詩經今論》售出二百五十本。

十四日先生擬作「孔子世家探源」之專題研究。云：「今日忽想起〈孔子世家〉於孔子傳的取材，除《論語》《左傳》外，採之其他傳記者正多，此事可作一專題加以細考，茲擬題云：『孔子世家探源。』和《史記》之成為中國第一部正史一樣，〈孔子世家〉也是中國第一部孔子傳。《史記》出而中國史奠定了中國史學的根基，但自有〈孔子世家〉而中國三千年前的古典文學（六經）成了混沌局面，至今仍不可究詰。故欲從根認識此問題，務須從〈世家〉探源入手不為功。此乃余於『孔子傳記問題與六經』一文中已略為發凡論略，茲為此問題以徹底解決起見，擬就〈世家〉作一徹底考證，如此則後人繼〈世家〉而起之附會由來可以詳見，而二千年來六經渾沌之局，乃可以有澄清之實矣。」

二十四日先生因中華少棒隊獲冠軍而發國家地位之感慨。云：「今日上午二時若干分，中華少年棒球隊以三賽三勝，最後是以五 A 比〇的紀錄擊敗美國西區隊而獲少年棒球賽的世界冠軍。這無疑的是我國使日本挖心刻骨的大勝利，同時也給點顏色給美國人人看，讓老油條的尼克森不要太藐視——甚至於無視自由中國了！美國自杜魯門以來，最狡猾油條的總統可以說無過於今日的尼克森的了！但尼氏是無能的，油條並不能就把牠那狐狸尾巴被遮去，這不是弄巧反拙麼？」

九月，十五日先生接獲〈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抽印本，請中文系助教邵紅老師代為轉贈周法高先生、陳槃先生、屈萬里先生、戴君仁先生、臺靜農先生。同時郵寄一冊贈程元敏老師。

二十六日為中秋節，強烈颱風艾爾西晚上於東北部登陸，晚上七點停電至上午，為數十年來第一次中秋節遇颱風。

- 二十八日中午先生與沈剛伯、姚從吾、屈萬里、劉崇銘、毛子水等諸先生至陽明山中山樓，參加總統府舉辦的教師節餐會，蔣中正與會。認識成舍我先生與包德明校長，包校長並邀先生至銘傳兼課，先生以健康不佳婉拒之。
- 十月，六日先生因程元敏老師來晤，甚喜。云：「今日程元敏來晤，半年來之沉悶為之一掃。蓋因上學期末，元敏即不覲面，恐我請其吃飯也。前些日子，我又作一書，謂我已裝上十六枚義齒，且能勉強吃飯，心中喜樂，盼來共進午餐云云。想元敏又不來，乃傍晚時倏然而至，雖然未吃飯，然已心為一舒。歡談之下，妻餉以麻豆文旦一枚，並問其女朋友問題，云可作冰人。元敏遜謝，余仍欲其為吃飯之約，亦未有成議云。」
- 十一月，六日先生接獲國科會通過五十八年度研究補助案專函。云：「今日收到臺大文學院(58)校人字第六五七二號函轉國家科學會十月三十一日二生肖(58)科會字第二四八四號函送五十八學年度研究補助審定案檢附合約請轉受領該項補助先生妥簽。」
- 十五日先生發函邀約程元敏老師、薛曉青、楊天錫、文榮光、呂振端等五人來家晚餐，呂振端未到。席間詳述二年前開刀經過及「基督徒身體與外邦人不同」的奧祕。

民國五十九年（庚戌，1970） 先生六十歲

- 元月，三十一日先生覆王叔岷老師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馬來亞大學之來信，先生發揮考證精神，因辨此信日期之誤云：「此恐有誤。今方一九七〇之一月，焉乃有十月二十日耶？若七〇為六九之誤，則一航空信又安能歷時三月餘始寄達？此理之所必無也。然則此七〇為五九之誤耶？則五九年亦才一個月，不應有十月。然則十月當為一月之誤無疑也。」
- 三月，序跋：〈古史辨序〉，《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
- 五月，十九日先生覆馬來亞大學王叔岷老師信，略述因惡性貧血而住醫院。二十七日收到王老師回覆之信。
- 二十日先生繳送申請五十九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書。
- 六月，閻振興先生接任臺灣大學校長。
- 一日先生因無法寫作而焦慮。云：「夜腹部疼痛，似末日將屆，似此情形，雖然延長一日生命都將成問題。周身乏力，終日躺臥外，對報告今日未著一

字。」

十三日屈萬里先生離職赴南洋大學講學。

十四日臺靜農先生代中文系主任。中文系送來《詩經》試卷二十一份，係委請金祥恆先生監考，先生甚為感激。先生夜夢與父親相見。云：「夜夢父親，甚和悅，惟已忘夢中言動。只覺心中喜樂而已。」

二十三日先生「日記」至此結束。先生云：「二十三日晨六時探體溫為36.1℃甚怪之。然腹脹竟覺頓減。早餐時牙床亦更佳。然後知昨晚之腹脹與此牙床發炎有關。體中發炎發為牙痛，腹脹遂不受壓迫，是知此與水腫有關也。」

今年，論文：〈從儀禮的樂歌分類覘三百篇的原始解題〉（國科會1969年研究獎助論文）。

八月，三日先生因胰臟癌逝世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訪問稿〉）

民國六十七年（戊午，1978）先生逝世後八年

七月，專書：《定生論學集：詩經與孔學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民國六十八年（己未，1979）先生逝世後九年

十月，九日顧先生接獲先生在臺灣大學中文系學生，時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導師的曾志雄學長，從香港奉寄之《定生論學集》。顧先生《日記》云：「我在燕大時，定生曾偕其夫人來訪，知其肄業齊魯大學，自此五十年，杳不知其所在。今日得九龍寄來臺灣出版之《論學集》，乃知大陸解放後渠在臺北大學任教，且已逝世十餘年。其所論《詩經》與孔學，實為我論學諸文之發展。惜哉此人，如此早逝，真可悲也。」

十月，十日顧先生《日記》云：「今日在定生文中，知我在杭州所抄之姚際恆《儀禮通論》實在臺灣，不知其在臺大歟？中研院史語所歟？抑中央圖書館歟？茫茫天壤，有此二部，而一在日本，一在臺北，都不能見，恨之何似！」

二十五日顧先生《日記》云：「何定生君多年不見，不知其何往？今得其弟子曾志雄寄其遺著《定生論學集》來，乃知其大革命設教於臺北大學，且病癌症死已十年矣，傷哉！此係余中山大學中最能集中精神以治學之一人也！書中有〈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長文，將《詩經》與《儀禮》詳細關係鉤

索而出，以駁正余倉卒所為之〈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之說，使我心服。」

民國六十九年（庚申，1980） 先生逝世後十年

五月，十八日顧先生續看《定生論學集》，《日記》云：「何定生，廣東潮州人。學於中山大學，天分絕高，為一班首。曾以半年之力作〈尚書各篇之時代分析〉。予為之請於校當局，給以獎金二百元。一時忌者蜂起，謠詠紛來（可指名者為伍俶、羅庸、羅常培等）。渠不安於位，遂請退學，隨予至蘇、至京，又以作文批評胡適，激起北大方面之口舌，遂捨予而試入齊魯大學。曾到燕京大學視予，匆匆而去。此後僅一見面耳。病前接其弟子曾志雄寄來《定生論學集》一冊，研究《詩經》與孔學，知其在臺灣大學任課。然已死十年矣，傷哉！未盡其壽也！」

二十日顧先生續看《定生論學集》，《日記》云：「看《定生論學集》，仍未畢，足見其工作之細。」

十二月，二十五日顧先生逝世。

民國七十二年（癸亥，1983） 先生逝世後十三年

十一月，論文：〈宋儒對於詩經的解釋態度〉、〈清儒對於詩經的見解〉，林慶彰編：《詩經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民國七十六年（丁卯，1987） 先生逝世後十七年

九月，論文：〈關於詩經通論〉，林慶彰主編：《詩經研究論集（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民國七十九年（庚午，1990） 先生逝世後二十年

元月，資料：顧先生：《顧頡剛讀書筆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是書錄先生相關資料一條。

民國八十二年（癸酉，1993） 先生逝世後二十三年

三月，資料：顧潮編：《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是書錄先生相關資料十三條。

民國八十八年（己卯，1999）先生逝世後二十九年

六月：評論：張慧美：〈評介「詩經今論」〉，《興大中文學報》第12期。

民國八十九年（庚辰，2000）先生逝世後三十年

七月，評述：〈始於愛而終於離：顧頡剛與何定生〉，王學典、孫延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民國九十六年（丁亥，2007）先生逝世後三十七年

五月，資料：《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是書錄有先生相關資料近百條。（〈索引〉遺漏頗多）

九月，評述：〈何定生〉，張昌華：《曾經風雅：文化名人的背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參考資料

1. 王學典、孫延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
2. 何定生先生「日記」，1949年11月2日—1970年6月23日。
3. 車行健、徐其寧輯錄：〈何定生教授論著目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29-33。
4. 林慶彰編：《詩經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
5. _____：《詩經研究論集（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
6.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
7. 張昌華：《曾經風雅：文化名人的背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8. 楊晉龍：〈何定生先生家屬何王淑儀女士、何光慈先生訪問稿〉（2009年2月26日下午3點和平東路臺北市召會第三聚會所）。（未刊稿）
9. _____：〈何定生先生家屬何念貽小姐訪問稿〉（2009年9月25日下午6點臺北新生南路紫藤廬）。（未刊稿）
10. 顧潮編：《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11. 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12. _____：《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